

如是我觀 (學者見證)

心性佛與釋迦佛 ——人間佛教的兩套佛性論

熊貴平

安徽財經大學講師

星雲大師在《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第六章〈總結〉部分的提要中提到：

中國佛教很可惜，只有一半的佛教，例如，在根本教義上只有消極的解釋，缺乏積極的作為。重視出家，不重視在家。重視出世，不重視入世。重視寺院，不重視家庭。重視山林，不重視都市。重視男眾，不重視女眾。因此佛法的弘傳，不能全面性、普遍性地展開。而人間佛教把這一切都融合、完整、圓滿了。¹

星雲大師把「中國佛教」與「人間佛教」對舉，這個「中國佛教」其實無疑就是傳統佛教了。星雲大師指出傳統佛教有種種的不

1.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第24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悟貫人間：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教義革新與體系建構

心性佛與釋迦佛——人間佛教的兩套佛性論

足，歸根到底也就是非人間性，即脫離生活實際，脫離人的需要；正是自己所倡導的人間佛教，才使其得以「融合、完整、全面」。人們不禁要問：是什麼原因導致傳統佛教成為非人間性的佛教？又是什麼原因使得星雲大師能將傳統佛教轉化為人間的、生活的佛教？這兩個問題其實是一個問題的兩面，那就是人間佛教出現的內在根據是什麼？

星雲大師自己在《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第四章「佛教衰微的原因」部分，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解答。他提到傳統佛教衰微的十大原因，除了本土的政治、文化和社會風氣以及西方文化的影響之外，特別談到了佛教自身的問題：如，①過度學術化的傾向；②經懺密教的道德信仰墮落；③出家人對佛教目的的誤解；④對佛教戒律對象的誤用；⑤對佛教教義的消極宣傳；⑥出家人急於求證出世解脫。我們可以把他們歸之於兩點，一是出家人缺乏對佛教的責任擔當；一是對佛教真意的扭曲。這些因素，使得佛教不能指導世間生活，不能提升道德人心，不能淨化社會風氣，從而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和正當性。星雲大師從佛教內部深刻剖析自身存在的問題，無疑具有深刻的啟發性。但如果我們進一步追問，出家人為什麼會走向學術化、急於出世解脫，又為什麼會對佛教的教義、戒律等存在誤解、誤用？筆者認為，這些問題的解答需要連繫人的存在論來解釋。人們希聖希賢、成佛作祖的期盼，都是為了解決人生的意義，消解死亡對人的尖銳、深刻的挑戰。對於出家僧人來說，成佛無疑是其終極關切；正是對佛的本質和成佛之路的不同理解，導致人們的是非判斷和行動選擇出現種種不同。傳統佛教的僧人們對人間的拋棄，不是別的，而是因為人間的世俗性和在成佛之道上

的非必要性。而與此恰恰相反的是，星雲大師將其生命的熱情和精力傾注於人間，正因為人間的神聖性和在人間成佛的必然性。

在佛教歷史可知，自唐末「會昌法難」後，隋唐八宗並弘佛教盛況很快消失，深度依賴經教傳承的天台、華嚴、唯識諸宗很快一蹶不振；而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為特點的禪宗，以其理論的簡潔和修行方法的簡便，獨領風騷，並與修行方法同樣簡單直接的淨土宗成為佛教的主要力量。一般來說，傳統佛教主要就指禪淨兩宗。說人間不具有神聖性，這是對於淨土宗來說的。淨土宗旨在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彌陀淨土，那是距人間十萬億佛土的遙遠西方，自然對於人間並沒有多大的眷戀。而且在淨土宗人看來，人間就是一個



西方極樂世界的彌陀淨土。（莫高窟第 217 窟 盛唐）

悟貫人間：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教義革新與體系建構

心性佛與釋迦佛——人間佛教的兩套佛性論

五濁惡世，淨土宗人就是要在觀照娑婆世界的濁惡和極樂淨土的淨美之產生對前者厭離和對後者的欣羨，以增加念佛往生的動力。他們的功課主要在一句佛號，要在念而不念的功夫之中，實現帶業往生。因而，在義無反顧地往生極樂淨土的淨土宗人心中，人間的非神聖性是再自然不過的了。

說人間對於成佛之路的非必要性，這無疑是對禪宗而言。當然，這要稍費點轉折。禪宗的創立雖傳說始於達摩，實則肇始於惠能。惠能禪宗的特色是將佛性內在化，也即是將佛性置於眾生當下現實的一念心中，從而建立了一個以當前現實人心為基礎的心性本體論。這引發了所謂的六祖革命之說。首先，惠能一再強調，「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佛。」「佛是自性，莫向身外求。」既然佛不是某種外在的信仰、崇拜對象，而是眾生之自心自性，因此，佛不能度眾生，眾生只是自度。其次，惠能言：「自心是佛，外無一物而能建立」，「菩提只向心覓。何勞向外求玄？」也就是說，佛法功夫全在覺與不覺，悟與不悟。道由心悟，迷凡悟聖。因而修禪靜坐，養性山中是不必要的。再次，惠能言，「諸佛妙理，非關文字」。既然佛是心作，禪是佛意，則不能也不必要向四處尋求，因而藉教悟宗、依教修行也是不必要的。最後，惠能言，「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但心清淨，即是自性西方。」因而遠離塵俗、出世潛修，獨處孤棲，潛形山谷，泯跡人間的出世主義也是不必要的。總之，自惠能大力提倡解脫不離世間之後，禪宗乃至整個中國佛教逐漸朝著既入世又出世的道路發展。學者言：惠能以具體的現實的人心去代替一個抽象玄奧的「如來藏自性清淨心」。這一



青青翠竹，盡是法身。
(周云 / 攝)

轉換使得惠能實際上把一個外在的宗教變成一個內在的宗教，把對佛的崇拜變為對自己的崇拜，把釋迦牟尼佛的佛教，變為惠能的「心的宗教」。² 惠能把握到行為的目的性對行為本身性質的決定性影響，因而通過將淨、善之心注入世俗的行為之中，使世俗神聖化。如果說惠能把佛性歸之於眾生當下的一念心中，實現了佛性的「內在化」，那麼惠能的後學們則將佛性「遍在化」，也就是不僅內在「心」是佛性，外在的山河大地、草木鳥獸都有佛性。他們強調「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運水搬柴無非佛事」。因而，在修行的方式上，強調「本自天然，不假雕琢」，純任自然，由此更衍生出「機鋒」、「棒喝」、「話

頭」、「公案」。即心即佛的祖師禪變為無情有性的分燈禪：前者把佛性僅僅局限在眾生，後者則擴大到萬物，在佛性的根據上，也從以心識、覺性解釋佛性變為以真如解釋佛性。總之，禪宗在惠能之後，進一步把世俗、把人間神聖化。但是，無論是惠能的祖師禪，還是後學的分燈禪，都沒有走上人間佛教的道路，因為人間的神聖化只是人間佛教的可能性，只是表明在人間可以實現人生的意義。在明清政府僧俗隔離政策的控制下，佛教走上了山林清修的道路。從理論上說，山林、寺院也是人間，也有「佛法」，也可以「覺」，

2. 賴永海：《中國佛教與哲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頁82。

悟貫人間：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教義革新與體系建構

心性佛與釋迦佛——人間佛教的兩套佛性論

並不違背禪宗的本意。因此，人間佛教的產生需要必然性。

星雲大師是作為臨濟法子，深研《壇經》，自然熟悉禪宗的理論，尤其是佛性論。在其剛出家不久，便對其外婆腹部會響的法術提出質疑，認為它無關明心見性。可見，在禪宗叢林教育中，星雲大師接受的是禪宗明心見性的佛性論，他也以心性佛為理論依據，構建自己的理論。

首先，他以心來解釋佛與眾生，甚至十法界。他說：

是佛還是凡夫，都存於一心；心中有天堂的聖者，心中也有地獄的魔鬼。吾人每天在天堂地獄中不知來回多少次？在魔鬼、聖者中也不知升沉凡幾？吾人的心中具足十法界；在十法界中，人是升沉的樞紐，因為人之上有人、佛、菩薩、緣覺、聲聞；人之下有地獄、餓鬼、畜生。我們立身世間，能以佛心待人，則世界也會跟著我們轉成佛界；我們若以魔鬼的心處世，世間也會成為魔界。佛魔存乎一心，你要做佛呢？還是做魔呢？可不慎哉！³

他還說：如果你知道自己「自心是佛」、「自性是佛」，即使如瀋山禪師發願做一頭「老牯牛」，那也是與佛無二；即使與樹木花草為伍，那也是逍遙自在。所以，大地山河，只要你的心裡能夠一「悟」，到處都是自己的世界。

其次，以善美解釋佛心。對於什麼是佛心？星雲大師認為：將心比心就是佛心；體諒的心就是佛心。佛心，就是慈悲，就是道德，

3. 星雲大師：《魔鬼與天使》，《人間福報》2001年3月16日。

就是善美」⁴星雲大師將佛性歸之於內在善美，那麼以善美之心對人處事，都是佛事、佛法。所以他說：

慈悲喜捨是佛法，利人利世是佛法，忍耐無我是佛法，積極行善是佛法，乃至於八正道是佛法，六和敬是佛法，七覺支是佛法，三解脫是佛法，所謂世間上的好事好理，無一不是佛法啊！因此，懂得佛法的人，行立坐臥間，無一不是修行。

甚至，星雲大師還以善心慈悲一切。他說：

佛在哪裡？在慈悲裡，所以有慈悲的地方就有佛，佛是全世界無所不在；「大地」是佛身，要輕聲慢語，不要把佛踏痛了；講話不要太大聲，以免把沉靜的佛給吵醒了；林木花草如同佛的毛髮，任意砍伐摘折，會把佛身弄痛。

最後，星雲大師以心性調和佛教與其他宗教之間的衝突，他說：

在世界上的各種宗教當中，包括天主教、基督教、回教、佛教等，雖然彼此信仰的對象有別，但是不管是天主、上帝、阿拉、佛陀，乃至地方性的各種神祇等，其實都是信者自己心中所規畫出來的「本尊」，名稱雖有不同，意義卻是一樣。由於各人心中各有本尊，所以不管耶穌、穆罕默德、孔子、上帝、關公，認定就好，不要互相排斥，也不要以自己心中的本尊去要求別人，宗教之間應該要融

4. 星雲大師：《將心比心》，《人間福報》2001年1月16日

悟貫人間：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教義革新與體系建構

心性佛與釋迦佛——人間佛教的兩套佛性論

和，大家和平共存，才不會失去宗教追求真善美的本質。⁵

與傳統禪宗不同的是，星雲大師雖然也堅持心性佛，但他認為：

首先，參禪學道的人，「每每忘記了自己是佛，往往心外求法，心外覓佛」，因而佛心需要「在學習過程中，要有偶像的觀念來激發」，更需要通過行動，如「朝山禮佛，要將心中的佛拜出來」，從而在念佛、拜佛時，讓自己眼、耳、鼻、舌、身意通身是佛！

其次，雖然人人心中都有佛性，但要通過明心見性的修證工夫，找回自己的自性佛。星雲大師雖然認為「禪宗主張佛性人人本具，因此不要再到心外求佛，理上是如此沒有錯」，但又強調當人們還沒有開悟的時候，還不知道自己「即心即佛，即佛即心」的時候，還是要拜佛、念佛才能成佛。

最後，星雲大師認為「佛在每一個人的心中」，這句話是對的，但不是究竟的。他以近幾十多年的佛教生活的體會，認為佛陀應該是在虛空法界裡。這種充滿虛空，遍滿法界的佛陀真身，要通過信仰來認識、體證。因而，佛陀就在我們的信仰裡。佛陀是覺者，是真理的體現者，唯有用至高的信仰實踐，才能體會佛陀在哪裡。⁶因此，星雲大師深有體會地說：「今日講人間佛教，我們應該從人到佛，應該依著佛陀的這種次第，慢慢地擴大自己。所謂法身者，

5. 星雲大師、滿義：《佛教對「宗教之間」的看法》，《普門學報》2004年1期。

6.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頁92-96。

就是遍滿虛空、充塞法界，無處不在、無處不有的本來面目，那便是修道的目標。今天假如有人問：佛陀在哪裡？現在以我個人的體悟告訴大家：佛陀在我們的心裡，佛陀在我們的虛空裡，佛陀在我們的信仰裡。」

因此，「心是佛」是一種境界，需要實踐的體悟；是一種原則，需要事上的體現；是一種目標，需要積累。有鑑於此，星雲大師說：

人間佛教必須把佛陀人間化，我們要從人間佛陀的信仰上，建立一個真實的信仰，然後慢慢地昇華，再來認識般若的法身、真理的佛陀……我們認識了人間的佛陀，才能慢慢認識自己心裡的佛陀。認識了心裡的佛陀，自能豁然認識法身的佛陀。⁷

可見，星雲大師認為，心性佛要靠信仰外在佛來成就。心性佛要由口號變為行動，才真正有所受用。星雲大師的方法，就是通過對釋迦牟尼佛的信仰而後一步步達到認識心裡的佛，最後體證法身佛。因而在心性佛的基礎上，星雲大師著力構建釋迦佛。在《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中，星雲大師把釋迦牟尼佛塑造為人間的佛陀，他出生在人間，修行在人間，成道在人間，度化眾生在人間，一切都以人間為主。而他所傳的就是人間佛教。星雲大師對人間佛陀的描述，對佛教進行了根本的改造，經過改造：佛教的主旨是造福人類，準則是慈悲平等，佛教的目標是融和歡喜，理想是淨化人間。這樣，依教修行、覺悟成佛的佛教成了關注人間、造福人類為

7. 星雲大師：〈偉大的佛陀〉，載《星雲大師演講集——宗教與體驗》，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版，頁113。

悟貫人間：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教義革新與體系建構

心性佛與釋迦佛——人間佛教的兩套佛性論

志旨的人間佛教。星雲大師通過樹立人間佛陀的光輝典範，以佛陀的身教和言教告誡信眾：既要有把握佛陀證悟的真理，以之淨化人間的本懷；又要有「一切為了佛教」的信念和「佛教靠我」的擔當，要直下承擔「我是佛」，從而「學佛、行佛、成佛」，通過激發人們自性佛的潛能來提升工作的質量，造福社會。星雲大師呼籲，當今的佛教徒除了不應抱持自修自了的心態，也不要事事求佛、拜佛、念佛，一味祈求佛陀的賜予。真正的信仰，是發揚人間的佛教信仰精神，要能犧牲、奉獻、服務，實踐弘揚佛法、普度眾生的菩薩道。

星雲大師說：「我這一生信仰佛陀，以佛陀為我的導師，為我的道路。未來，大家在佛道的修學上，佛陀、十大弟子都是我們的榜樣，佛教的宗門祖師都是我們的模範。」在心性佛之基礎上，更著力建構釋迦佛，這是星雲大師和傳統禪宗不同之處。在星雲大師的思想中，存在兩套理論，一是惠能法師開始的心性佛，一是釋迦牟尼佛。前者以心去融通內外諸境，後者以緣起性空去解釋世間萬法。前者把佛置於內心的善念或淨念，後者把釋迦牟尼佛作為人生的導師和行動的指南。他在堅持心性佛之時，以釋迦牟尼佛作為標準，避免認欲為理，走向狂禪；他在效法佛陀走向人間之時，堅持心性為上，從而以心神聖世俗。他從心出發，看待諸宗教，認為心裡喜歡就是最好；又從佛陀的標準出發，認為各家宗教皆非真理的宗教，只是五乘之中下。應該說，禪宗是一種理性的佛教，不強調信仰；禪宗需要證悟的是法身佛，而釋迦佛只是化身佛；禪宗強調內向自悟，釋迦佛並不具有權威性。這是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兼容性，也是其矛盾性。